

一个洋老头 撑起希望工程

他来自澳大利亚

他自称为农民工的孩子而生

他余生最大的希望是看到孩子们都能读上书



肇庆北岭山,刚刚经细雨滋润过的一条泥泞小路,夹在漫山遍野的绿意中蜿蜒。

午后2时,采访车驶在小路中间。沿路能看到很多孩子组成两支小队,笑嘻嘻地在车旁交错——队上山,一队下山。

仔细看去,往山下走的孩子穿着统一的校服,清秀干净;往山上走的孩子穿着不太合身的衣裤,黝黑青涩。孩子们都是去上学的,下山的孩子去附近的铁路子弟学校,上山的孩子去“马可波罗学习中心”。

名字有点奇怪的学校,有个奇怪的“校董”——61岁的澳大利亚人胡颂恒(John David Wotherpoon)。7年来,他用自己的双脚搜索肇庆的所有农民工聚居点,寻找失学的孩子,不管是伤残的,病重的,还是孤儿,一个都不能少。

9月份刚开学,“外来工子弟爱心学校”这个学期一共收留了160个学生。洋老头不介意人家说他非法办学,也不知道下个月的运转费用会从天上哪里“掉”下来。但这一切,都不妨碍他作一个决定:把余生献给这些父母终日在外打工的孩子们。

明日就是教师节了,让我们来看看静静待在山林深处的胡老师还好吗?

文/本报记者邱瑞霞
实习生林霞
通讯员杨明伟
图/本报记者冯昕

在肇庆市区打听胡颂恒,是很简单的事。随便找个小孩一问,都知道这个喜欢教孩子英语的老外。火车站附近的马路上,忙着照顾蕉园小学一群孩子上学的管理员李伟咧着嘴一笑,“胡老师嘛,当然知道,人特好,孩子们找他可以免费读书。”

160个学生和10个老师

看到胡颂恒的时候,个子很高的他正被一群孩子围在中间,忙得连手机都不愿接。记者来访,他耸耸肩,努力地从严峻的神色中挤出一个淡淡的笑容。

开学第一周,刚搬到山上的马可波罗中心,百事待理。中心的全称是“外来工子弟爱心学校·马可波罗中心”,3年前搬到这个山腰处。当地一个老板腾出这7间20~30平方米大小的小平房,每间房子每月收70元的租金。

胡颂恒改来改去,好不容易分出个幼儿园大、中、小班和一至六年级各自的教室,还有电脑室、图书室、学生活动中心——概是最小面积的“袖珍型”。

他找了最小的一间做自己和老师们的办公室,大多数老师都在教室的窗前摆一张桌子,对着学生们批改作业和备课。

“3年前你们来的话,连坐的地方都没有,我们不断地在添东西。昨晚终于装上了风扇。”胡颂恒穿一件发旧的蓝衬衣,一条很多广东男人习惯穿的灰色短裤,喜欢打赤脚。他无得意地告诉记者,那条短裤是1987年在佛山买的,质量还不错。

现在中心有学生160个,比上个学期又增加了不少。最新来到的是两姐弟,“从广东来的,朋友介绍,一个13岁,一个7岁,都是孤儿。”姐弟两个从来没读过书,姐姐还好,弟弟却自闭又多动,刚来的两个晚上无论如何也不肯睡觉,照着他的阿姨也两天两夜没合过眼。

说这些的时候,胡颂恒脸上会掠过一丝难以觉察的愧疚。到了今日,他的学校不再只是招收外来工子弟,一些孤苦无依特别是伤残的孩子找上门来,他不知道该怎么拒绝。

160个孩子里,有11个是伤残的,还包括一个精神受过损伤的大人,另外有十多个8岁至16岁的孩子,虽然超过了该上学的年纪,却从来没有进过学校的大门。学校里老师很少,只有10个左右,几乎每一个都是身兼多职,其中很多老师要学会护理伤残孩子的康复技巧。即使最专职的教师,也要随时准备好4~5个科目的教学。

16岁的小学生“明霜”

“铃——”下午开始上课了。胡颂恒手里拿着一把小锤子,跑到一间平房的墙边,轻巧而有节奏地敲击一面悬挂着的小锣。

胡颂恒清晰地记得每个孩子的来历,他给每个孩子都起了个英文名,并且牢牢记住。他每走入一个教室,正在上课的孩子们都会立即大声而整齐地用英语跟他问好。

昏暗的教室里,那些有着朴实的脸庞和稚气的肩膀的孩子们用尽全身力气,喊出发音标准的英语单词——每当此时胡颂恒的表情便会稍舒展,静静地陶醉并享受于这种奇妙的景象。

记者到学校的那个下午,全校小学生集中在伤残儿童活动中心进行课外活动。一台40英寸的大电视机悬挂着,100多个孩子坐得整整齐齐,抬起头专注于屏幕里的儿童歌舞。

16岁的四川女孩明霜就坐在孩子们中间,她是这个学期的新生。如果不是胡颂恒指引,记者无论如何也难以认出她来——除了一个大脑袋,她的身体发育程度甚至比不上一个9岁的孩子。孩子从小腿脚不便,父母在广东打工,必须把她带在身边,由妈妈专门在家照顾她。孩子转眼就到了花季,可是她从来没有上过一天学。

明霜长得很清秀,表情是怯怯的。和她聊天,她的嘴唇很轻微地开合,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问她会不会写字,她眼睛里瞬间有了光彩,轻轻地摇头。在记者的采访本上,明霜很认真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一笔一画,极为工整,两个字写了十多秒钟。

瞿宏伟和瞿丽珍

在幼儿园大班的教室里,老师瞿丽珍正在教孩子们画画。那张让孩子们涂上颜色的画纸上,描了一辆卡通校车,上面跳动着几个大字,“ANGEL SCHOOL”(中文意为天使学校)。

瞿丽珍看胡颂恒的眼神总是充满了敬重,因为也许没有谁比她更清楚,这个老外是怎么撑起这个工程的。

如果说这是一条漫长的路,那么胡颂恒的第一步走得多少有点偶然。2001年9月,他经过朋友介绍,受聘肇庆市加美学校做了一名外籍教师。

瞿丽珍偶尔会想,如果不是这名老外在学校西门外的一条小路上买了一串香蕉,他们姐弟俩的命运会怎么样?那一年瞿丽珍16岁,她的弟弟瞿宏伟13岁。

瞿宏伟常常被妈妈领着在学校外摆摊卖水果,他每天只能看着来往的学生们出神,因为家里没有足够的钱让他上学。有一天,胡颂恒买完香蕉后,突然问瞿宏伟:“你几岁了?为什么不上学?”

面对这名陌生老外有点唐突的发问,文静的瞿宏伟感到吃惊和羞涩,“没有钱。”

不久后,他在自家又看到了这个老外。这是从湖南到肇庆来的一家四口,由于父亲生意失败,只能暂时靠母亲卖水果维持简单的生活,再没有多余的钱让孩子们上学——要进入当地的学校,费用不是他们能付得起的。

于是读高一的瞿丽珍和读初一的瞿宏伟的人生中,学业第一次戛然而止,如同乐谱中的休止符。

胡颂恒给姐弟俩各起了一个英文名:Janet, Paddy。他立即决定帮助这对姐弟,从教英语开始。一开始,宏伟每天晚上到胡颂恒的办公室里练习口语。“他们都很勤奋,看到你你就忍不住要帮忙。”

不久后,一个大胆的想法开始在胡颂恒脑海里酝酿,他干脆租了一间同样的套间,办起了“英语角”。“胡老师问周围每一个和我们一样的孩子,你想学英语吗?不花钱。”附近往日租家姐妹一样终日到处闲逛的孩子们都来了,甚至还有成年人。

从那时起,这些外来务工者的子弟,让只会粤语和英语的胡颂恒开始学普通话,也把上课以外的业余时间全投进来了。

“100茶”和“1000伞”

在7间平房以外,胡颂恒做了更周到也更复杂的事。他在伤残儿童活动中心外面的那一块小空地上,又搭起了5间10平方米见方的小房子。

这竟然是一个收留站。现在在里面住进了5家人,都是家里有伤残和病重孩子的外来务工者,为了让他们更好地照顾孩子,摆脱卫生条件极差的窝棚,胡颂恒干脆把他们安顿在这里。来自四川重庆的刘仁仙一家,带着失明的儿子一直跟着胡颂恒,“我不知该说什么,没见过这样的好人,真的一点都不求回报。”

胡颂恒把记者请进他那小小的办公室,几个人坐着也分外逼仄。“没什么好招待你们……”他挤进工作桌旁捣弄半天,终于搬出5杯热茶来。一尝不是中国茶叶,看到我们脸上因为香甜而露惊讶之色,他像做了一个恶作剧的孩子般,先笑了起来。

“是国外的朋友给我带的柠檬冲泡茶,这个茶我一般不给人喝哦……”他脸上是少有的调皮之色。“我最近给这个茶起了个名字,‘100茶’,因为我每个朋友来,喝一杯这个茶就要给学校捐100元。”

看到我们忍不住一愣,他笑得厉害了。“和你们开玩笑的啦,你们不用不用。唉,我也是被逼成这样的。我的朋友们一来中国看我,都被我缠上了。”

从自己头脑发热建立的免费“英语角”到外坑的利玛窦学习中心,再到今天的马可波罗中心;从自己教英语到聘请专职教师,再到租教室聘请保安宿舍——这条路上的步子越来越大,但似乎都不在胡颂恒的计划之内,他只是一直头也不回地往前走。

胡颂恒心里仍有很多不甘。“过去我在加

美做教师,每年的薪水省下来,可以供十多个孩子上正规中学,但是现在不能做了,我没有了收入。学校的运作只能靠我在澳大利亚和香港的朋友们捐助,我很有力量,但是我不知道能撑多久。”

除了教学设施和聘请教师外,马可波罗中心每年的费用“大头”是病童的医疗费用。“去年收了200个学生,花了125万元。”

今年的钱呢?“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下个月的钱在哪,我现在还不知道,我相信会有的。”他耸了耸肩。

窗外下起了雨,他给我们发了几把伞,“我的朋友把这叫‘1000伞’,他又乐了。”

下个月的钱在哪?不知道

“他一直坚持给我们发工资。有时,他会不好意思地问,可不可以过几天再发工资?”现在已经把胡颂恒指定为校长的肇庆人钟念蓉是胡颂恒第一个聘请的专职教师。那时,胡颂恒刚迈出自己的“伟大的进步”——把“英语角”转变为“利玛窦学习中心”。

“说实话开始时我觉得他有爱心,但做不长久,多难的一件事啊,我们完全没有来源,全靠他一个人筹钱。我们有过好几个月都没钱交房租的日子,也老拖欠着教育局书店的钱……”说到这里钟念蓉叹了一口气,“现在也是有上顿没下顿。他最近心很急,就是怕自己一下垮下来,所以满世界在找接班人。”

从那天惊讶地看着这个老外来外务工聚居地“抢孩子”到默默地从旁协助,钟念蓉认为这是“感染的力量”。

“我们做的是最基础的工作,至少为这些孩子打开一扇窗,知道世界并不是那么小。”对于未来,她也倍感沉重,“你可以看到,这些教室,越到高级,学生的数量就越少,因为孩子年纪一大,家里就认为他有力气,可以去打工了……”

这是最让胡颂恒伤感的话题。过去他把自己的所有薪水给孩子们读中学,但是他现在只恨自己没有足够的钱继续这样做。“他们至少应该学会谋生的技能再去谋生……”

胡颂恒从哪里来?他为什么要做这些?现在的肇庆人几乎不会问这样的问题了,因为他们早就把这个老外当成了自己人。

为总理温家宝写推荐信

老人每次说起自己的过去都会提到一位中国老师。“他是我小时候的老师,教我中国历史,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中国文化。”1985年,他兴奋地到了香港,在那里的16年,他在学校学习中文,在社区内当志愿者。

1987年,胡颂恒第一次来到肇庆。那时是陪同一队旅游者。得知这里是16世纪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的第一个落脚点,他立刻喜欢上了。从那以后,他每到假期就背起背包,独自一个在广东省内旅游。直到2001年在肇庆定居。

“我很爱中国,很爱这里,我想我将来走了,骨灰就埋在这座山上。”胡颂恒笑着看着远方,他说他上周才发出一封推荐信,推荐中国总理温家宝参加诺贝尔和平奖的评选。“我最爱他,他对穷人的爱是真的,他当之无愧。”

2004年的一天,胡颂恒在报纸上看到温家宝总理的一段话后,便把它印在了名片背面:“大家都说,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梦想。我想我也有个自己的梦想,或者说愿望,就是希望每个中国人都能生活得好;让农村的孩子都能上学,让每个到就业年龄的人都能有工作。让人民不至于因为生病而烦恼,解决我们的医疗,特别是农村的医疗问题。我想,这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



洋老头胡颂恒和孩子们在一起。

记者手记:

赤脚“校董”

“100茶,1000伞,我不知自己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胡颂恒常常轻轻摇头,用自嘲的方式来放松自己的神经。因为他很清楚,越来越多孩子的到来意味着什么。

我们聊天的时候,山上下着暴雨。坐在屋檐下,身后是一百多个孩子脱下的鞋,排满了一米高8米宽的走廊,整整齐齐。间或有两位护理老师忙里忙外,在礼堂一个不到两平方米的小房间里腾挪,轮流给十多位伤残的孩子洗澡,擦身。新来的孩子一边唱歌,一边好奇地扭过头张望着;住在小房子里的女人们,小心翼翼地凑近听我们说话。

这常常让人错觉是一个家庭,滋生着一种奇妙的情感。精神有损伤的小红是这里唯一的成年人,她忘记了关于自己的一切。我们聊天的时候,她会紧紧跟着胡颂恒的表情变化,兴奋不已。雨稍小一点后,孩子们蜂拥而出,他们要回到各自的教室。胡颂恒起身想去照应,小红立即把他的凉鞋拿过来,并一定要看着他穿上才罢休。

“没有人教过她,但是她一定要这样做。”认识了胡颂恒7年的瞿丽珍说,她可以作证,胡老师一天到头就那几件衣服,冬天也穿着那双凉鞋。也许,从那时起,她就已经成为了胡颂恒的“希望工程”一分子。



企业名片再升级, 海量资讯,商机云集!

移动(短信搜索端口106571708)

+

互联网(www.iow.cn)

打造企业综合信息展示平台!



新增互联网门户(www.iow.cn), 企业名片(原名移动词典)创领升级!

企业名片打造行业分类信息门户,为企业提供移动+互联的综合信息展示平台,以及互动式的精确营销工具,助力企业实现有效的信息发布和收集,为企业汇聚无限商机。



集团客户服务热线:10086(拨通后请按8号键)
www.gd.chinamobile.com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